

人物



罗继贞在工作室

艺术家档案

罗继贞,1964年生,1987年广州美术学院毕业。中国美术家协会海南创作中心副主任,海南省文联创作中心主任。中国画作品《金秋》入选文化部、中国美协主办的“第八届全国美术作品展”并获海南省美展一等奖。中国画作品《风之语》入选中国美协理事中国书画作品展并获海南省美展特别创作奖。《穿蓝白条纹衣服的女孩》入选中国美协主办的第三届全国水彩、粉画展。《海南英烈传》获海南省美展金奖。《夜色中的回忆》、《金辉萦梦》分别获海南《阳光·热土》展学术奖和文勋章。

近几年来,海南艺术界分外活跃,书画展频频展出,各种艺术交流形式丰富多样。综观多个画展和其他艺术展示,绝大部分作品都突出了海南的地域生态或人文特色,艺术家已经意识到地域特色和本土文化在艺术创作中具有的优越。形成这样一种格局,并非偶然。凡来过海南的人,无不为其热带自然景观的神奇、壮丽、多姿多彩而陶醉其间,无不被海南深藏的人文魅力所感动,对大自然天生敏感的艺术更是如此。为展示海南艺术之美,推动艺术创作,海南周刊艺术版特别推出人物、评论、现场等专栏,欢迎参与,敬请赐稿。——编者



罗继贞花鸟画作品

评论

罗继贞的中国花鸟画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蔡蔚

罗继贞的中国花鸟画创作强调虚实的转化,这是中国古典美学命题在他艺术创作中的具体显现。看似不经意的留白虚空,为的是衬托植物茂密繁生的实景。也正因为画中的虚静,才造成实景的感人生机。这是“以实化虚”与“以虚化实”精妙所在,也是他追求艺术生命的精神所在。静默中的凝神反思,冥寂中的沉思万物“生生不息”,在这常态的归与复中,他带着敬畏之情捕捉到了生命过程中最为美好的瞬间,灵感的缘起,让瞬间的美丽得以永恒,构成了他热衷表现花香鸟语幽美的情结。唯有静极之域,生命的实体性灵才能变得敏锐、犀利而又时时充满生的快乐。作品中的静极之美也才造成了动极之美,动极之美又使人冥想虚空处静极的玄远奥妙,以至宇宙的无限,这是《老子》:“凡有起于虚,动起于静,故万物虽并动作,卒复归于虚静,是物之极笃也”的艺术性体现。

太阳照耀着海南热带雨林,各种各样的生灵坚守着自己的生活,和人类一起和谐“共生”,于同一蓝天下。每一片叶子,每一个小小生灵的文明史,也许比我们人类的文明史还要更远古。庄子在《知北游》中说道: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。”置身在这片热带植物世界里,花香鸟语的幽美,能让我们从不同视角去洞悉生命幽隐处的“物我同根”的本质。人类所真正依赖共存的,应是“生命”本体。罗继贞既把握有限又超越有限,顺自然之道更追求精神创造。同时人与自然相融合的意境美,使艺术达到一种对于生命的本质的直观和对艺术图像世界的自省,使艺术真正能美育世界又能唤醒世界,做到超越具象的形式概念而又向艺术与生命境界的全面敞开。苏东坡评论王维的诗说“味摩诘之诗,诗中有画;观摩诘之画,画中有诗。”诗,心画也;画,心声也。诗与画情感的一致即是人与自然情感的一致,诗情与画意总是相互联系在一起。罗继贞的花鸟画,笔墨渗透着生活激情及对人生的感知和觉悟。在画中能让人品读到朴素、自然、恬淡和浩博之美。在海南原生态的纷繁多样性中,他将热带花草植物予以择选、结合,再创造出一个含有生命、社会、人生、历史的精神空间,是能够给人以精神感染和心灵启迪的。生活的感悟让罗继贞在作品中隐现出大自然的心灵物语,使他的艺术,表现出很高雅的情趣,也就是追求艺术的品格和境界。

罗继贞是一位兼具贵族与文人气质的画家,他所营造的“自然”画面华丽而不庸俗,纵横大气而又微观精细,色彩鲜艳明丽而又柔和优雅,洋溢着一种清扬的气息,散发在天地之间的“精气场”上,迎风扑入眉宇。这是源自于他对海南这片阳光热土肌肤的眷恋,实为当代海南的一瓢艺术静水。正如潘天寿先生所言:“艺术之高下,终在境界。境界层上,一步一重天。”

透过鸟儿的眼睛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孔见

生身为人,不可避免要用人的眼睛去观察世界。长期习以为常地用人眼观看,很容易形成一种坚固的信念,以为自己眼睛所看到的,也是一切眼睛所看到的,以为自己眼睛看不到的就是不存在的,眼前的世界是唯一成立的世界。于是,太阳底下就没有了新鲜事物。在这种情况下,人眼其实已经失明,它不再发现任何秘密,也无法设想在一种视觉里的图像。世界因此变得浅显,成为一个欧几里德平面。

杜工部诗云:感时花溅泪,恨别鸟惊心。事实上,人自己在不同心境里看到的风物、色彩、气氛与内涵都有着难以缩小的距离。以一只什么样的眼睛去看世界,是比用眼睛去看什么样的事物更为根本的问题。在一双饱含深仇大恨的眼睛里,玫瑰不过是一种长刺的蒺藜,而在孩童的视觉里,一只蜻蜓就能成为许多奇妙故事的主人公。随着阅历的增长,人的眼睛里不断有阴霾聚集,霜雪降落,我们很难保持婴儿时纯澈的眼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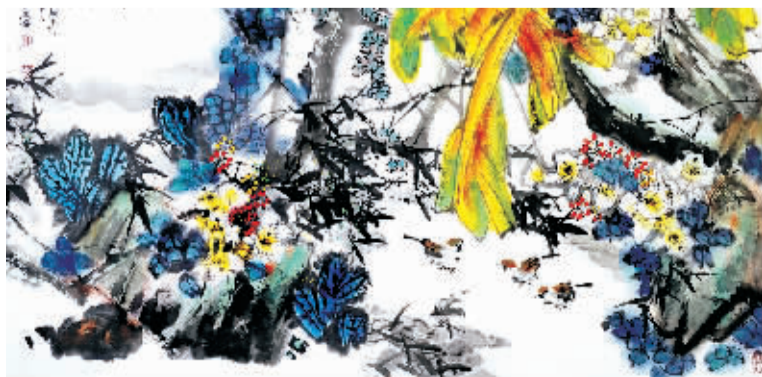
在罗继贞一个时期的作品中,总能够看到二只、三只或者更多的小鸟出入其中。这些自然的精灵,它们或者敛起羽毛,栖落在细细的枝条上,或者展翅穿行于红花绿叶之中。在静默的笔触下,仍然能够听到它们惬意的鸣叫。从它们从容而又忘乎所以的神情,你能够设想它们应该是生活在人迹罕见的地方。人迹罕见之地,自然的美丽需要一种见证和记录,不然美丽就没有了着落,显出虚幻和空渺,不然美丽就失去了意义,变得荒谬与玄诞,这是人们的一种担心。人是一种尚未学会不担心的物种。在没有人烟的热带植物王国里,罗继贞想到了鸟儿。在人脚步停下来的时候,鸟儿展开折叠的双翅;在人眼失明的地方,小鸟睁开了清灵的眼睛。鸟儿有着可以自由移动的视野,它们能够变换不同的距离和方位来欣赏一株美人蕉,或是一朵野杜鹃花,

还可以闻到植物身体散发出来的各种芬芳的气息,并且陶醉其中。当然,更重要的是,鸟儿有一颗天真无邪的心灵,一种活泼乐天的情怀,弓箭弹丸之下照样忘情歌唱。在鸟儿无邪的心境里,自然的美好会得到更完整的还原,成为一种接近本真的存在。

沿着鸟儿在空中飞行的弧线,罗继贞用手中的笔,推开一个明媚的窗户,向人们展示了热带海岛雨林地带特有的繁荣与璀璨,阔叶的芭蕉、神秘的果实、火一样燃烧的山花……这些流光溢彩的植物,给感官带来了丰盛的美食,还有应接不暇的繁忙和扑朔,让迷惘的眼神有了可以忘怀的沉醉,让颓丧的情绪有了可以激越的向往。三三两两,穿梭于山野草木间的小鸟,无疑是雨林世界最好的导游,它们几乎把太阳馈赠给大地的珍宝全都给抖落出来,把自然保存千百万年的档案加以解密,任普通人随意浏览。

当然,面对这些视觉作品的时候,我隐隐感到了作者与鸟儿之间存在着某种有待消除的距离,而视觉的缤纷也需回归心灵纯净的通感。也就是说,在画面上,鸟儿是鸟儿,人仍然是人,这个基本事实已经岌岌可危,却尚未彻底颠覆,尽管二者的距离系乎一念之间。人被鸟的翅膀所牵引,透过鸟的眼睛去发现自然的瑰丽,但他完全没有放弃人的立场、尊严和智慧,还有那些其实没有得到却又随时可能失去的事物。什么时候,作为画家的人画着画着就丧失了自己,摇身变成一只活泼泼的鸟儿,就像“吾丧我”的庄子在梦中变成了蝴蝶,搞不清自己是庄周还是蝴蝶的时候,会有意想不到的神祇降临。这个时候,我们只是造化手中的一支笔,一切都由它来完成。

而对于这一刻,我们除了期待,不能有所作为,但罗继贞本人例外。 蔚



罗继贞花鸟画作品